

過之。知其冤。昨謂盜曰。汝冤盡自言。吾為汝直之。盜果稱冤。移獄。公既直其事。而尉掾爭不已。復移獄。竟殺盜。公坐誅囚罷歸。不及月。尉掾皆暴卒。後三十餘年。公晝日見盜拜庭下。曰。尉掾未伏待公而決。前此地府欲召公。對。我叩頭爭之。曰。不可以。我故驚公。是以至今。壽盡。今日我為公荷擔。而往。對。即生人。天子孫壽祿。朱紫滿門矣。公具以語家人。沐浴衣冠。就寢而卒。賦幼時聞此言。已而外祖父壽九十。舅氏始貴。顯壽八十五。曾孫皆仕有聲。同時為監司者三人。玄孫皆學益盛。而尉掾之子孫微矣。或謂盜德公之深。不忍煩公。對。對可也。而獄久不決。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。紹聖二年三月九日。賦在忠州。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。云。凱風寒。泉之思。實鍾厥心。意悽然悲之。乃記公之逸事。以遺程氏。亦庶幾淵明之心也。是歲九月二十七日。惠州星華館。思無邪齋書。此段玉山端殿汪公應辰。刻先生手書於石。筆法適美。極可愛。

夢溪筆談

許懷德

沈括

許懷德為殿帥。嘗有一舉人。因懷德乳姥。求為門客。懷德許之。舉子曳欄拜於庭下。懷德據座受之。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。體密謂之曰。舉人無沒塔之禮。宜少降接也。懷德應之曰。我得訂乳姥關節。秀才只消如此待之。

夏文莊  
夏文莊性豪侈。稟賦異於人。纔睡即身冷而僵。一如逝者。既覺。須令人溫之。久方能動。人有見其陸行。兩車相連。載一物。巍然。問之。乃綿帳也。以數千兩綿為之。常服仙茅。鐘乳。硫黃。莫知紀極。晨朝每食鍾乳粥。有小史竊食之。遂發疽。幾不可救。

貴人知人  
古人謂貴人多知人。以其閱人物多也。張鄧公為殿中丞。一見王東城。遂厚遇之。語必移時。王公素所厚。唯楊大年。公有一茶囊。唯大年。則取茶囊具茶。他客莫與也。公之子弟。但聞取茶囊。則知大年。至一日。公命取茶囊。羣弟子皆出窺大年。及至。乃鄧公也。一日。公復取茶囊。又往窺之。亦鄧公也。子弟乃問公。張殿中者何人。公待之如此。公曰。張有貴人法。不十年當據吾座。後果如

其言。又文潞公為太常博士。通判兗州。回謁呂許公。公一見器之。問潞公太博。曾在東魯。必當別墨。令取一丸。墨瀕磨之。潞公就觀。此墨何如。乃是欲從後相。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。異日必大貴。達即日擢為監察御史。不十年入相。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。至七十九歲。以太師致仕。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。未嘗改易。名位隆重。福壽康寧。近世未有其比。

王文正

王文正太尉。局量寬厚。未嘗見其怒。飲食有不清潔者。但不食而已。家人欲試其量。以少埃墨投羹中。公唯啖飯而已。問其何以不食。羹曰。我偶不喜肉。一日。又墨其飯。公視之曰。吾今日不喜飯。可具粥。其子弟愬於公曰。庖肉為饗人所私。食肉不飽。乞治之。公曰。汝輩人料肉幾何。曰。一斤。今但得半斤。食其半。為饗人所度。公曰。盡一斤。可得飽乎。曰。盡一斤。固當飽。曰。此後人料一斤。半可也。其不發人過。皆類此。嘗宅門壞。主者徹屋新之。暫於廊廡下。啓一門。以出入。公至。側門低。據鞍俯伏。而過。都不問。畢復行正門。亦不問。有控馬卒。歲滿辭。公問

汝控馬幾時。曰。五年矣。公曰。吾不省有汝。既去。復呼回。曰。汝乃某人乎。於是厚贈之。乃是逐日控馬。但見背。未嘗識其面。因去見其背。方省也。

石曼卿

石曼卿居蔡河下曲。隣有一豪家。日聞歌鐘之聲。其家僮僕數十人。常往來曼卿之門。曼卿呼一僕。問豪為何人。對曰。姓李氏。主人方二十歲。並無昆弟。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。曼卿求欲見之。其人曰。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。他人必不可見。然喜飲酒。屢言聞學士能飲酒。意亦似欲相見。待試問之一日。果使人延曼卿。曼卿即着帽往見之。坐於堂上。久之方出。主人頭巾繫勒帛。都不具衣冠。見曼卿。全不知拱揖之禮。引曼卿入一別館。供張赫然。坐良久。有二鬟妾。各持一小槃。至曼卿前。槃中紅牙牌十餘。其一槃是酒。凡十餘品。令曼卿擇一牌。其一槃肴饌名。令擇五品。既而二鬟去。有羣妓十餘人。各執肴果樂器。粧服人品。皆艷麗。粲然一妓酌酒以進。酒罷樂作。羣妓執果肴者。率立其前。食罷。則分列其左右。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。羣妓皆退。主人者亦翩然而入。